

蔡文姬歸國





# 第1幕

## 《第一場》

山鬼【序曲 - 結束後風聲出】

# The Kingdom of Desire

合唱曲：

歎世人看不透功名富貴，原都是水中迷夢一回。算心機臨斷崖前程自毀，到頭來浪淘沙枯骨空悲。

山 鬼：

(詩)山精水怪現身影，聚毒為蠱擾人心，不喜天下太平事，興風作浪無安寧。(白)吾乃山中鬼魅是也。只因薊國一場內亂，戰火即將平息。明日，大將敖叔征搬兵還朝，必打此森林經過，我不免在此等候於他，等他到來作弄一番。看啊！風號雨嘯，電閃雷殛，待我乘雲煙，駕雷電，穿黑暗，越光明，我就是這個主意，我就是這個主意…嘻……





# The Kingdom of Desire



## 《第二場》 三報

【開二道幕，奏戰鼓號角，如在沙場，薊侯與眾臣小聲急語。】

探 馬：報！（大馬趙子）啟稟大王，叛軍人馬已然攻陷  
三座城池，眼看就要殺向王城來了。

薊 侯：那敖叔征與孟庭將軍可曾出戰？

探 馬：二位將軍俱已出城迎戰。

薊 侯：戰情如何？快快講來！



探 馬：大王容稟。敵兵如波浪，來勢甚猖狂，我軍恐難擋，大王作主張。

薊 侯：再探。

探 馬：得令。（拉馬下）

薊 侯：且住！可恨相國威烈，孤平日待他情同手足，故將兵權交他執掌！

誰想他忘恩負義，勾結北狄山戎，興兵造反。眼看就要殺向王

城。啊！眾卿！城中糧草可足，軍備如何？

烏 槐：臣啟大王！王城之內糧草僅足三旬之用，守城精兵銳將俱被相國調遣在外，城內僅剩侍衛軍三百名，餘下俱是些老弱殘兵，我主定奪。

薊 侯：這……難道叫孤束手被擒不成？

姜 吉：臣啟大王！依微臣之見，主公何不暫避他

國，搬請救兵，我等開城詐降。一來可保全

眾百姓之性命，二來也是緩兵之計，待等救

兵一到，裡應外合，必能奪回江山！

薊 侯：這個……

閔子羽：姜大人，豈可出此懦弱之言。依臣之見，

我等必需堅守城池，寧死不降，不可為敵

一時之勝，挫我君臣士氣。





薊 侯：這……

姜 吉：你呀你給我住了吧！你雖不顧性命，卻怎能叫我家主公與眾百姓陪葬與你！

閔子羽：爾是貪生怕死。

姜 吉：你才是有勇無謀！

薊 侯：眾位卿家，暫停爭執。唉，天哪！這……這便如何是好！

報 子：報…啟稟大王，敵兵暫退一箭之地。

薊 侯：此話當真？（驚訝！）

報 子：正是！

薊 侯：快快起來講！

報 子：大王容稟；（介）敖叔將軍殺敵將，殺敵將（介）。奮勇當先氣軒昂，萬馬千軍無人擋，威烈敗陣士氣傷。（介）

薊 侯：再探。

報 子：得令。



T h e K i n g d o m o f D e s i r e



薊 侯：好個英勇的敖叔將軍，真  
乃天賜神將，待我謝天謝  
地！

報 子：報！啟稟大王，叛軍紛紛  
逃向西城，二位將軍已然  
追殺而去。

薊 侯：神勇的二位將軍，再攔！

報 子：得令！（一下緊接就上）  
報！啟稟大王，敖叔將軍  
攻破西城，叛兵棄甲投  
降，我軍大獲全勝。

薊 侯：那威烈叛賊呢！

報 子：那威烈叛賊見大勢已去，  
自刎已死！

薊 侯：哈哈……起過！這也是他  
謀朝篡位的下場頭！傳令  
下去，速招敖孟二將，即  
刻還朝，孤要厚賜封賞！

【暗燈合二道幕】





# The Kingdom of Desire

And then is heard no more. It is a tale told by an idiot,  
of sound and fury, signifying nothing.



## 《第三場》

### 預言

敖、孟（介）軍士們，搬師還朝！

（曲牌！得勝歸。亮相後，雷電聲）

敖叔征：且住！分明是豔陽當空，怎麼霎時林內風雲變色，  
想必就要傾盆大雨。孟將軍，你我就此快馬加鞭。

請！（介）得軍士們！速速躡行者。

（士兵下，半段風入松曲牌，雷風、馬嘶聲）

啊！看風雨交加，戰馬聲嘶，天色如此詭異，莫非有什麼不祥之兆？

孟 庭：何以見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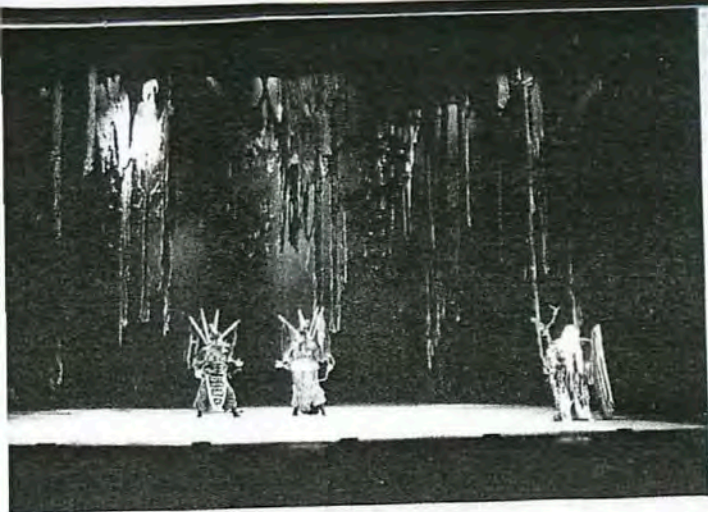
敖叔征：孟將軍，想這戰馬跟隨你我，衝烽陷陣，  
神勇無比，今日為何驚慌失措，是何道理？

孟 庭：將軍你來看（介），這地上的蹄印，還是方  
才我們的坐騎所留。

敖叔征：果然是方才留下的蹄印，哎嚇！想這路徑，  
你我來來往往不下千回，今日為何走了半日  
還在原處？！







孟 庭：不如再尋別路，試上一試。

敖叔征：就依將軍，請哪！

（山鬼笑聲）

什麼人竟敢在此狂笑。

（鬼笑）

孟 庭：將軍，想是森林鬼魅，戲耍你我。

何懼於她，你我掌箭前往。（山鬼笑）

什麼人。（笑止）

與俺走了出來！

孟 庭：將軍，你我下馬看來。

敖叔征：下馬看來。

山 鬼：（唱）世事輪迴有定限，一轉一動一流年；  
何言效死忠王命，血染宮牆屍不全。

敖叔征：深山之內，怎會有女子在此？

孟 庭：我等向前，問個分曉。

敖叔征：呔！這一女子，是人是鬼，敢在深山獨自吟唱。

山 鬼：將軍萬福。將軍今日西城一戰，掃除叛逆，  
立下大功，可喜可賀！

敖叔征：呃！她是如何曉得今日西城一戰，立下大功。

孟 庭：是啊！她是如何曉得？我等上前問個明白。

敖叔征：呔！妳是何方妖孽敢來戲耍於我？



山 鬼：相國萬福。

敖叔征：住口！那相國威烈，謀朝篡位，殺得大敗，  
如今自刎已死，提他作甚哪！

山 鬼：將軍息怒，今日回朝，薊侯定要封你為相  
國，且將平淵的名號賞賜予你，你尚要執掌  
西城，享盡榮華富貴。

敖叔征：哦？

孟 庭：有這等事。





山 鬼：孟將軍有所不知，今日你也要執掌東城。

敖叔征：妖魔一派胡言，休走看箭。（鬼消失）

啊！霎時之間不見蹤影，莫非她是鬼魅不成！

孟 庭：敖叔將軍，我看此地妖氣迷漫，非久留之地，  
你我速速尋找出路要緊！

敖叔征：且慢！聽那鬼魅之言，你我今日要執掌東西二  
城，某又有相國之位，其中定有蹊蹺，何不再  
去尋她問個明白。

孟 庭：這，好！就依將軍。

山 鬼：欲知紅塵身後事，步步為營步步空。敖叔將軍，依局勢看來，  
你已穩操勝算，將登薊主之位，主公千歲千千歲！

敖叔征：住口！妖魔大膽，竟敢陷我於不忠不義，休走看箭。

孟 庭：且慢！將軍，何必動怒，若是心中泰然，一笑置之也就是了，  
待我向前問來。啊！這一女子，我來問妳，妳既然知道他的  
前程，可否告知我孟庭日後如何？

山 鬼：適才一亂一定之間，大勢已定，孟將軍，你的子嗣也將登上薊  
主之位。

孟 庭：哦！那我的今生之事呢？

山 鬼：命數有定不可逃，有福不如無福高（重句）。嘿…（消失）。

孟 庭：啊敖叔將軍，（敖在自語）敖叔將軍！

敖叔征：哦！孟將軍。

孟 庭：適才鬼魅預卜你我日後命運，好似夢境一般。

敖叔征：是啊！好似夢見你我心中嚮往之事。

孟 庭：啊！

敖叔征：呃！不是吶，孟將軍，鬼魅之言何足信哉，天色不早，你我就此  
快馬加鞭，直奔王城。正是！（回身拉馬）

孟 庭：高官厚祿誰不想，（介）

敖叔征：豈可謀篡負君王。



## 《第四場》

### 封賞

眾 臣：臣等見駕，大王千歲。

薊 侯：眾卿平身。

眾 臣：千千歲。

薊 侯：此番平定叛賊，幸得敖叔將軍與孟將軍英勇過人，解圍突困，真乃我國之棟樑，社稷之功臣也。今日早朝，孤要封賞他二人，內侍。

內 侍：有。

薊 侯：宣敖叔征與孟庭二位將軍上殿。

內 侍：遵旨，大王有旨，宣敖叔征與孟庭二位將軍上殿哪！

敖、孟：(內)領旨啊！(望家鄉)快板：

(齊唱)金殿來了英雄將 (齊唱)得勝還朝喜洋洋

(敖唱)威風凜凜氣豪壯 (孟唱)功勞簿上美名揚



# The Kingdom of Desire

(敖唱)寶雕弓，神箭放 (孟唱)刀劍出鞘露光芒

(齊唱)出生入死戰疆場 (二部合唱)定國安邦振朝綱

敖、孟：(名字要報，告進不要)敖叔征、孟庭參見大王，千千歲。

薊 侯：愛卿快快請起。

敖、孟：千千歲。

薊 侯：此番若不是二位將軍，即時救援，掃滅叛逆，孤恐怕江山早已不保。

今日得勝還朝，孤要厚賜封賞。孟將軍聽封，此番平定叛亂，

功可蓋世，孤要封你鎮國將軍，賞賜東城！

孟 庭：謝主龍恩！(介)

薊 侯：敖叔將軍聽封。(流水)

敖叔將軍破敵陣，奮勇保駕不顧身，  
封你相國西城郡，子子孫孫在朝門，  
滅卻叛賊獲全勝，二卿英勇實過人，  
金闕雕樑繞雙鳳，蒼生黎明慶太平。

敖叔征：謝主龍恩！(介)

【落大幕，第一幕完。】



# 第2幕

## 《第一場》

夫人：(唱，西皮慢板)

我夫君 為國家 東征西揣，  
爭權勢 立功勞 那顧風霜。  
喜今日 封相國 青雲直上，  
遂心願 赫聲威 四海名揚。

侍女：啟稟夫人，將軍封為相國，得勝回府。

夫人：快快有請。

侍女：是，夫人有請。

敖叔征：夫人。哈……

夫人：相國。(進門坐下)

今日得勝歸來，封為相國，是何等的榮耀，  
真乃妾身之福也！

敖叔征：夫人誇獎了。(扶介)唉！

夫人：啊！相國，得勝回來，理應歡喜才是，  
為何面帶憂容？！





敖叔征：夫人哪！（二簧原板）

（唱）那一天 得勝回 催馬林奔，霎時間  
驚雷動 山鬼現身，  
憑舌尖 翻波覆浪 妖言來進。

【若不唱二簧原板，就以唸口白方式表達】

【夫人有所不知，只因那日，得勝歸來，路  
過森林，霎時之間，風雲變色，山鬼顯身。  
是她言道，此番平定叛賊，大王定會封我相  
國，賞賜西城，不但享盡榮華富貴，日後還  
要登上薊主王位呢！】

夫 人：那鬼魅講些什麼？

敖叔征：（唱）她道我回朝執掌西城。

夫 人：噢！如此說來，那鬼魅之言果然靈驗，她又  
講些什麼？

敖叔征：（唱）她道我統薊國把王位榮登。

夫 人：噢！她道你日後要登上薊王之位麼？！

敖叔征：正是！

夫 人：莫非，這…這是天意不成？！

敖叔征：（唱）一路上，左思右想帶愁腸，回想那鬼魅  
之言，雖難信，靈驗有憑，榮封可證，頓教  
我，心緒不寧，我本是忠義將，坦蕩成性，  
豈是那貪求無厭，有辱皇恩。

夫 人：夫君哪！

（唱）勸夫君 休得要 把自己來怨，  
步青雲 掌乾坤 情理何偏。  
山林中 降先兆 神差鬼遣，  
你是那 真龍顯 天賜河山。

敖叔征：呃，夫人哪！想這扶社稷，保君王乃忠臣之  
職，粉身碎骨在所不辭，怎可心存謀篡，蓄  
意叛國也！況且今日封為相國，官高爵顯，  
人人稱羨，豈可輕易將這一世功名付諸流  
水！



夫人：相國，妾身只怕你的相國之位難以長久；你的榮華富貴也將毀在旦夕！

敖叔征：怎見得？

夫人：我來問你，那日在森林遇見鬼魅之時，可有人與你同行？



敖叔征：有！孟庭將軍與我同行。妳問此作甚哪？

夫人：倘若孟庭為保自身，將鬼魅之言，告知大王，相國，只恐你，難逃殺身之禍也！

敖叔征：(介)哦……，哎！我與孟庭數年來，馳騁疆場，生死相交，他怎會陷害於我！不會的！嘿……不會的。

夫人：哼！相國，有道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料那蕭侯早已知曉，傾刻就要派兵前來，到那時只恐你我大禍難逃！(收國樂)







敖叔征：我卻不信！

家將：走。稟相國，夫人，大事不好！

敖、夫：何事驚慌？！

家將：數里之外，大隊人馬，直奔我城而來。

敖叔征：啊！可知那路人馬？

家將：纛旗纏繞，難以辨認，好似前來偷襲！

敖叔征：速命守將披甲佩械，嚴陣以待。

家將：遵命！

將軍：走，啟稟相國，夫人，今有大王大隊人馬，來勢甚急，不知為了何事？

夫人：如何！！

敖叔征：待我看來！（一驚，起身離座走向前出門觀望，心中矛盾，不知如何是好！回身時，後面響起聲音。）

內家：大王到。（夫人鎮定，要敖叔征稍安勿躁，夫人暗示會伺機而動。）

敖叔征：（四御林軍、閔子羽、薊侯上。敖見薊侯）敖叔征接駕來遲，大王千歲。

薊侯：卿家平身。





敖叔征：(起身，丫環捧酒壺上，擺好酒下)千千歲！不知大王駕到為了何事？！

薊 侯：愛卿有所不知，孤得密報，那北城臨江伯有謀朝叛國之意。特來與卿商議，除去孤之心腹大患。

敖叔征：哦！啟奏大王，想那臨江伯，一向忠心不二，未必他有叛變之心，請大王明察。

薊 侯：孤一向是非明斷，況有勾結密函一封，事到如今，卿家不必坦護於他。

敖叔征：微臣不敢，臣蒙大王寵信，豈有坦護之理。  
敖叔當效犬馬之勞，萬死不辭！  
(夫人偷偷進屏風後偷聽)

薊 侯：哈哈……，這才是孤的好卿家。孤今離卻王城，輕車從簡，明者行圍射獵，實乃調你的人馬，明日越過東河棧道，攻打北城，那叛賊全然不備，必倉惶出戰，你等將他引至森林，與那孟庭將軍，殺他個措手不及。

敖叔征：大王言得即是！臣照計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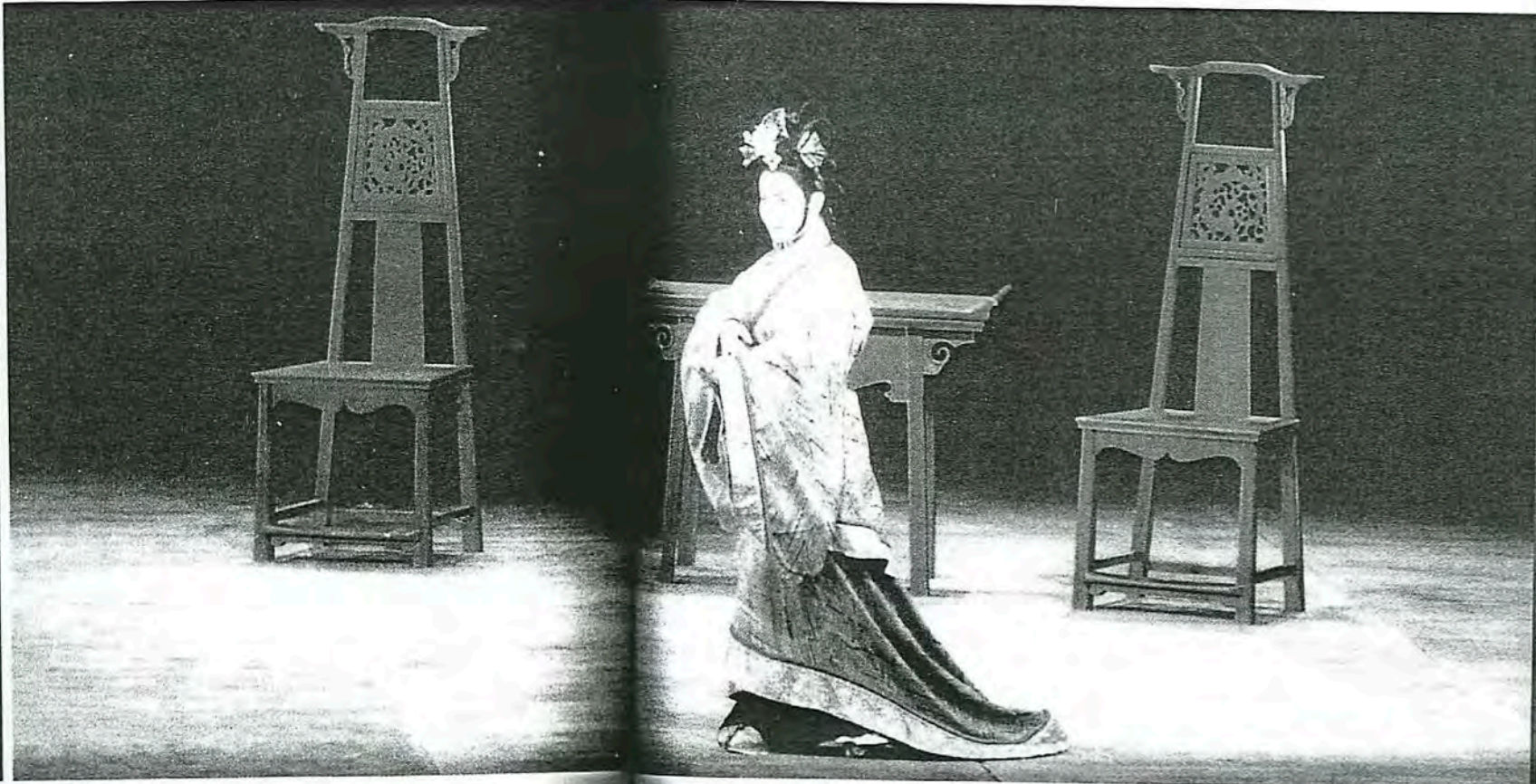
薊 侯：(伸懶腰介，打一更)

敖叔征：大王一路勞乏，天色不早，請安歇了罷。

薊 侯：有勞卿家。

敖叔征：大王請。(送大王下介)

敖叔征：哈哈……。







夫 人：(夫人上)相國為何發笑？！

敖叔征：夫人，你可知大王到此何事？

夫 人：不知為了何事？

敖叔征：明是行圍射獵，實乃調我人馬，討伐北城叛逆臨江伯。

夫 人：既是討伐叛逆，為何不見孟庭將軍到來？

敖叔征：哦，我與孟庭兵分兩路，我軍先行，孟庭隨後接應。

哈…(喝酒)

夫 人：相國，我看此事其中有詐！(一鑼)

敖叔征：哦！怎見得？！(放下酒杯)

夫 人：我量那孟庭已將鬼魅之事告知大王，只是礙於相國武藝高強，難以制服，才定下調虎離山之計，親自到此，取信於你。趁相國明日出城迎戰之時，由孟庭率兵與城內大王御林軍，裡應外合，唉呀相國啊！相國！到那時，你連命喪誰手，都還不明白呢！

敖叔征：是啊！倘若孟庭，當真將此是告知大王，他豈能容我活命！不如今晚……，只是這弑君背義的罪過呢…

夫 人：啊！相國！你來看！日落月昇，風水輪轉，群雄爭霸之秋，強者獨佔鰲頭。想你武功蓋世，智謀過人，乃薊國第一英雄，今晚若能遂了心願，便可屏王室霸諸侯，江山一統，列國敬仰，此乃天命所歸，民之大幸也！

敖叔征：(唱)我本是 擎天柱 豐采昂然，

依簷下 為人臣 朝夕難安。

錦衣袍 冕珠冠 誰人不稱羨？！

怕的是 事敗露，罪孽滔天 夢空人間！

(轉快板)

鎧甲浴血經百戰，官拜相國心已歡。

謀朝篡位綱常亂，弑君大罪難承擔。

只圖富貴身榮顯，不想碎屍北邙山。





夫人：是禍是福皆難斷，富貴災殃一念間。

明日出征遭毒算，萬箭穿心屍不全。

敖叔征：出征只為忠心獻，枉送性命喪黃泉。

不想沙場冤血濺，敖叔怎能危轉安？

夫人：轉禍為福今夜晚，下手為強設機關。

機緣一去不復返，上天賜你錦江山。

敖叔征：江山浩瀚千斤擔，王帽龍袍無緣穿。

夫人：江山雖然千斤擔，掌握之中無阻攔。

敖叔征：御林軍隊門牆站，夫人怎說無阻攔？

夫人：酒內下藥迷湯灌，管叫沉醉魂飛天。

敖叔征：大王要是蛟龍現，君臣相對愧無言。

夫人：蛟龍離水沙灘淺，量他難逃鋼刀尖。

敖叔征：鋼刀兇猛蛟龍斬，血染相府命歸天。

日出天明事難掩，怎遮眾口脫罪嫌？

夫人：截取護衛腰中劍，誣指他人嫁禍端。

月黑風高無人見，妾身我，要設這巧機關！

(從桌上拿酒壺，準備下場，敖叔用手擋住)

敖叔征：夫人！妳要到那裡去？

夫人：酒內下藥迷醉輪班侍衛，你也好行事啊！

敖叔征：呃，妳…妳…妳當真要去呀？

夫人：莫非你後悔了麼？

敖叔征：這弑君背義的罪過呢？

夫人：你…你…這無用的東西！

敖叔征：這……





夫人：哼！

(拿酒壺出門下，行絃，敖望著夫人背影，愣住，看四週空氣凝結，自想殺與不殺，及後果命運，霎時呆愕，夫人持長劍回來，與敖背碰，互驚，夫人劍掉落。)

敖叔征：夫人

夫人：啊！相國，輪班衛士衛士已然醉臥，你還不快此行事吧！（出示劍）

敖叔征：啊！夫…夫人

夫人：哼！你口口聲聲，說什麼大丈夫，威猛將，卻原來也是這般無能，我看你已然嚇破英雄膽，也罷！從今以後，休再提甚麼，鴻圖大願，獨霸天下，免得招來恥笑喔！

敖叔征：好哇！

(唱)一言激怒英雄漢，殺氣騰騰湧心間。  
星斗移轉乾坤變，巍巍豪氣掌霸權。  
金龍駕虹翼沖天！

(夫人把劍拋在敖叔手中，起三更，敖驚聞，牙一咬接下劍，夫人目送，背觀眾，靠門手發抖，為求鎮定，將拳頭一捏緊朝桌椅走，似不支扶繞桌椅，眼睛朝敖叔去的方向看，突烏鴉啼叫，跌坐。)

後台合白：大王被謀刺了！大王被謀刺了！

【暗燈落幕】





# 第3幕

## The Kingdom of Desire

### 《第一場》

【燈亮時馬夫四人已在台上，馬嘶聲，大幕拉開，馬夫吆喝，馬慌亂四處奔竄。】

【一場馬夫武技的展現】

【孟庭與孟登由幕內出】

孟 庭：嗯！叫你等備馬，已然過了半日，為何還不見備好

馬 夫：寶馬平日溫馴，今日狂亂不安，我等降牠不住！

孟 庭：哼！無用的東西！今日新君初登大寶，若是誤了時辰，看你們那個擔待得起？

馬 夫：我等擔待不起！

孟 登：啊！爹爹！不必動怒，這馬兒平日通靈溫馴，今日狂亂不安，必有緣故！

孟 庭：我兒不必多慮！馬夫！

馬 夫：在！

孟 庭：帶馬！

（上馬，烏鴉啼，馬嘶）

孟 登：啊！爹爹！爹爹！方才寶馬狂亂，難以馴服，如今寒鴉鳴啼，聲聲淒厲，莫非有甚麼不祥之兆麼？

孟 庭：烏啼馬嘶，皆是常情，我兒不必多慮！

孟 登：哎呀！爹爹！狂風馬躁，非比尋常，孩兒只覺心中不安。即此大宴群臣，為何定要孩兒一同前去？莫非其中有什麼蹊蹺？

孟 庭：事到如今，為父就與兒實說。那日，我與你叔伯父，平定叛逆，路過森林，偶遇山鬼神靈，是祂預言，叔叔有稱王之命，我兒在他之後，要繼登王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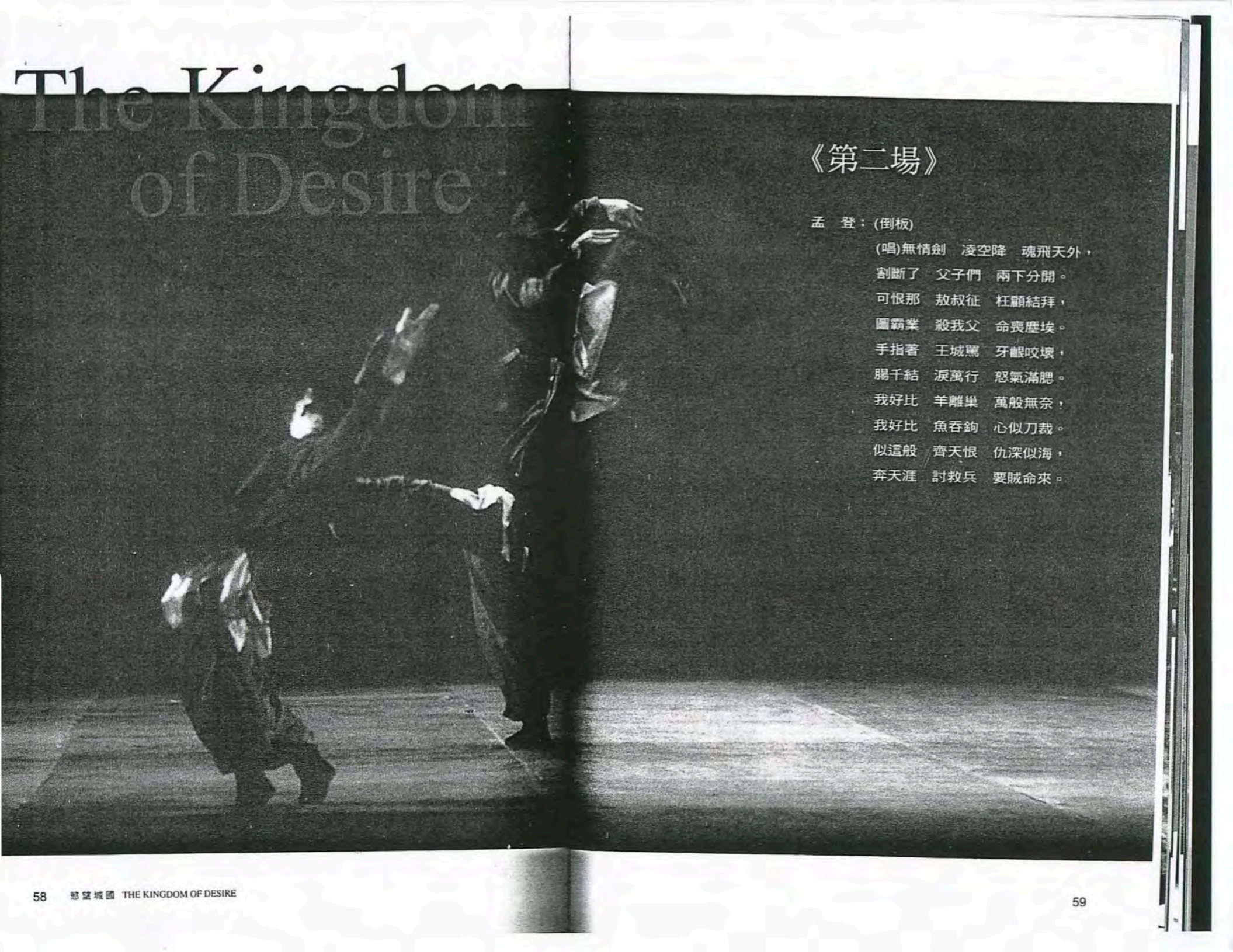
孩兒，你聽了，這王位，是以你父之名義，要你去繼承。

是要去，若是誤了時辰，你與父子們都擔待不起，快點點為父，一同前往！

利 害，走！奉王命，要把那孟庭父子擒拿。



# The Kingdom of Desire



## 《第二場》

孟 登：(倒板)

(唱)無情劍 凌空降 魂飛天外，  
割斷了 父子們 兩下分開。  
可恨那 敖叔征 枉顧結拜，  
圖霸業 殺我父 命喪塵埃。  
手指著 王城罵 牙齦咬壞，  
腸千結 淚萬行 怒氣滿腮。  
我好比 羊離巢 萬般無奈！  
我好比 魚吞鉤 心似刀裁。  
似這般 齊天恨 仇深似海，  
奔天涯 討救兵 要賊命來。





## 《第三場》

【盛大酒宴的音樂，舞蹈正狂放跳著三面面具舞蹈，幕慢慢打開，樂突驟止。】

【燈打在孟庭席位上。敖叔與夫人對看，燈慢慢拓開到其他大臣，氣氛很僵。

夫人拿酒壺幫敖叔斟酒，暗示其夫打破僵局。】

敖叔征：好了！滾了下去！（舞蹈下）

夫人：列位大人，今日大王登基，承蒙眾位卿家擁戴，



日後治理國政，還仗列位大人多加輔佐。

眾朝臣：臣等恭賀大王登基，願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敖叔征：眾位大人，請！

眾朝臣：請！（奏飲酒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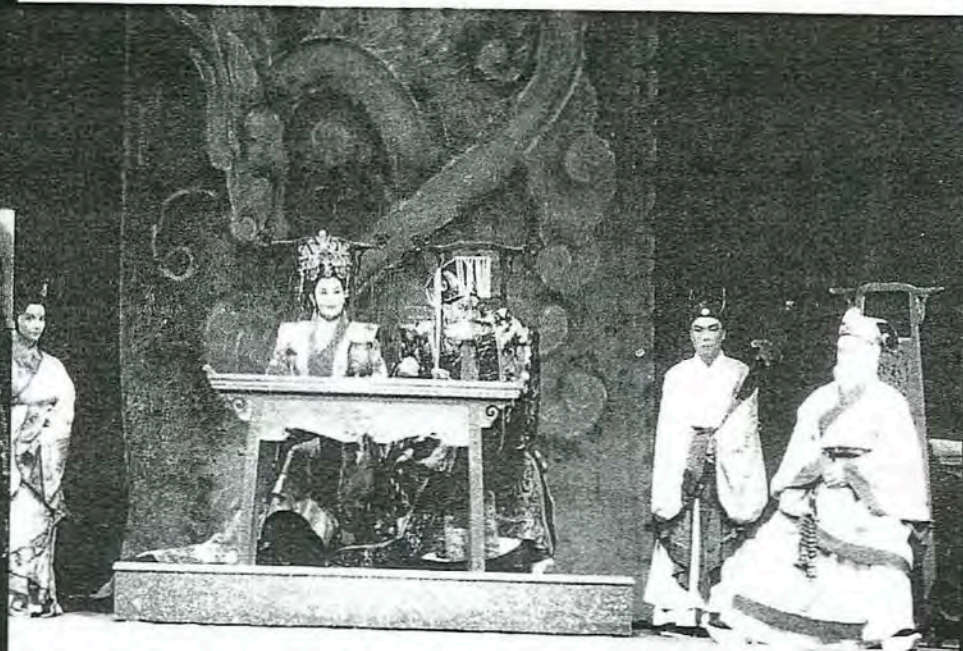
夫人：（酒到嘴邊，不飲，看孟庭位置，突放下酒杯。

大臣也停杯，相看，再看孟庭的座位，不敢言語。）

眾位大人！今日大王登基，眾位大人俱已到齊，

唯獨不見孟庭將軍到來，不知是何理也？





烏 槐：臣啟大王，想是那孟將軍，在中途路上有要事耽擱，況且今日大王登基大宴，他焉敢不來，望大王諒情！

姜 吉：臣啟大王，想那森林乃是天然的迷宮，慢說是孟將軍，就是臣等有時也會迷路啊！少時等孟將軍到此，我等定要取笑於他，罰酒三杯，與大王陪罪呀！

敖叔征：嗯！定要罰他三杯！罰他三杯！

眾朝臣：罰他三杯！

敖叔征：是啊！罰他三杯！眾位大人，請！

(敖自飲不理眾，忽見孟魂顯身，大驚！)

啊！孟庭！你…你幾時來的？你休要怪我，休要怪我……

(眾大臣驚介)

夫 人：孟庭？！在那裡？！那有什麼孟庭？

啊！列位大人！想是大王惦記孟庭，心中不悅，列位大人，莫掃酒興，來來來！多飲幾杯，多飲幾杯！

(大家定住，燈再暗，孟庭鬼魂再由左下舞台出來)



敖叔征：啊！孟庭，你怎麼又來了？你休要怪我，你休要怪我……，

我本想百年之後，將王位傳讓子，怎奈我妻，

她也身懷有孕。你…你若再不離去，休怪我不顧……

你不過是聽信了鬼魅之言，要我將這大好江山讓予子，

你呀…你休想！你的後代要稱王，難道我敖叔征就無有後代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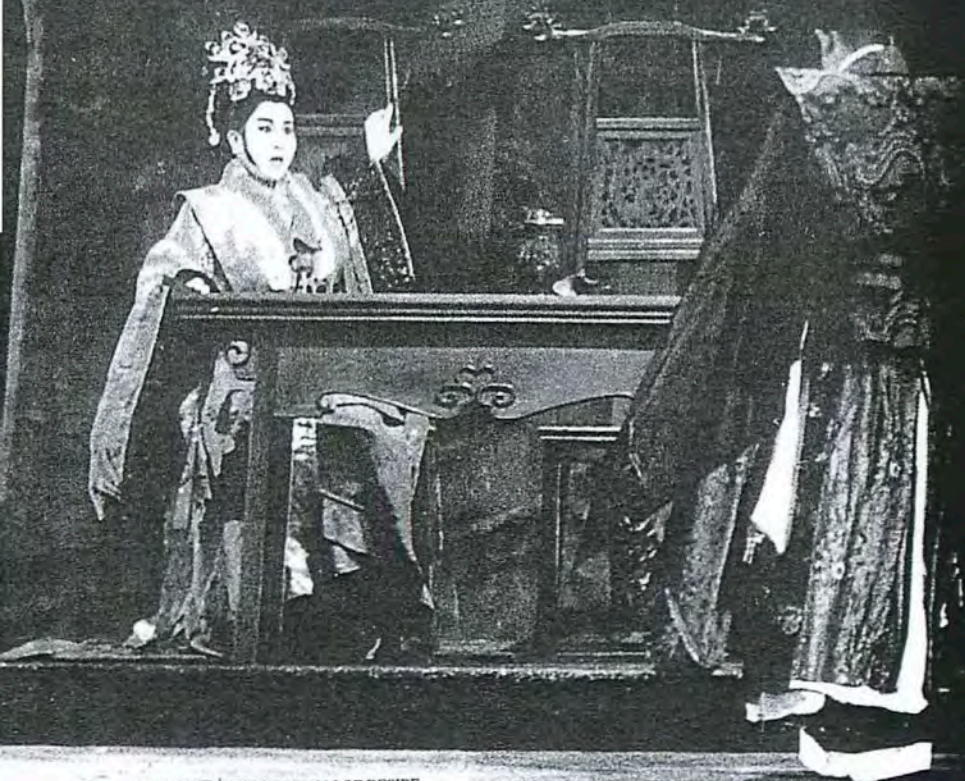
想我敖叔征，有拔山舉鼎之力，萬夫不擋之勇，我才是真命天子，

那山鬼我尚且不怕，何況你孟庭！你既恨我，你我兄弟，

拔出劍來，決一死戰！（從桌上摔下，介）休走看劍！

（舞台上一陣混亂，待內侍將敖扶定，看。舞台靜止，

大家都嚇呆了。夫人表情既生氣又尷尬，想辦法圓場。）



夫人：啊！列位大人，大王自幼得了癡狂之症，只要多飲幾杯，病就復發，少時清醒，也就好了…，眾位大人！莫將這些瘋言瘋語記在心上！今日之宴，酒未盡歡，哀家這廂賠禮了！

眾朝臣：不敢不敢……

夫人：改日再宴！改日再宴！

眾朝臣：（大臣驚慌未定）是！是！是！（紛紛慌忙退下）

夫人：（怒對內侍）與我滾了下去！（怒視敖）好端端的酒宴，你發的是什麼瘋病？

（夫人責被後，稍靜。忽然驚喝！以為是鬼，此時之前，刺客已在舞台右角。）

什麼人？！







刺客：(安靜走上舞台，跪下。)

叩見大王、夫人，人頭呈上！

敖叔征：(抬頭，站起！刺客為他打開人頭，敖不敢看，手一揮。)  
下面領賞去吧！

(刺客正要退且轉身之時)

夫人：慢著！(刺客驚立)還有一個人頭呢？

刺客：(急回轉身跪下)

夫人哪！那孟登趁小人不備，他…逃走了！

夫人：你待怎講？



刺客：他…逃走了！皆是小人之過，請大王、夫人！饒…命哪！

夫人：你…你這無用的東西！

(奪下敖的劍一劍刺進刺客的身上！)

敖叔征：夫人！(敖欲阻止已遲)

刺客：妳！妳！妳！

(乾鑼在每個妳！的聲音後。刺客掙扎，欲往前撲，

敖叔、夫人，往後退身，刺客倒下。此時音樂緊張高昂！)

夫人：血！血！血……(夫人看手中沾滿血跡，昏厥過去。)

【音樂收住，黑燈，換場】



# 第4 幕

## 《第一場》

【舞台黑暗，只見燈籠飛出光亮，在臺中搖曳】

【四名更夫在寒夜中巡更】





更夫甲：宮廷當差不自在

乙：每夜擔驚怕鬼來

丙：人人唯恐遭謀害

丁：不如早早作安排

甲：夥計們！請啦

齊：請啦！



甲：你們最近有沒有聽到什麼新鮮的事嘛？

【四名丑角說話與動作十分誇張】

乙：這還不夠亂的呀？

丙：可不是嘛？

丁：難道又有什麼新鮮的事嘛？

甲：聽人家說，新主登基的時候，大宴群臣，  
不知怎麼好端端地就發起酒瘋來啦！

丁：這那是新聞啊，早成了舊聞了！

乙：我還聽說啊，那孟將軍在赴宴途中，不知道讓什麼人給殺了，  
連腦袋都找不著哦！

丙：哎喲！真慘呢！

丁：奇怪的是，孟庭死了，他的兒子孟登，怎麼跑到燕國去了？

乙：聽說幼主爺與閔大人不是都在燕國嘛？

# The Kingdom of Desire



甲：是這麼回事，聽說咱們先王，死得有點不明不白，  
幼主爺已然聯絡各路諸侯，準備回來討伐叛逆了！  
丙：我告訴你們說啊！前兩天哪，我看到一隻專門吃老鼠的貓頭鷹，活活生生地把一隻雄壯的大老鷹給弄死了，說給誰聽，誰都不相信哪！



丁：是啊！太玄了吧

乙：不……一點都不玄，你一提起老鼠，我就想起一件怪事呢！

齊：什麼怪事？

乙：昨晚巡更守夜的時候，瞧見一大堆的老鼠，成群結隊地往城外頭跑，老大哥！這裡你歲數最大，你說說看，這是什麼緣故啊？

甲：哎呀！這可是個惡兆啊！

齊：啊！惡兆！

甲：我聽前輩的老人家說過，只有在房子將著火的時候，老鼠才會成群結隊地離開。

丁：那咱們還不快溜啊！

甲：回來……想咱們大王爺軍令如山，像你這樣擅離職守，要殺頭的呀！

乙：我看還是別打歪主意了，咱們四個人，還是一塊巡更守夜，挨緊一點，也好壯壯膽子。

丁：這麼大歲數了，還怕什麼？

乙：不是我怕呀！最近巡更守夜的時候，老是聽見女人的哭聲，隱隱約約地傳來，好淒厲，好恐怖啊！

丙：我看哪！八成是鬧鬼了吧！

甲：別胡說了，咱們還是挨緊著走，大家咋呼咋呼！

齊：好主意，挨緊點！小心火燭！



## 《第二場》

【二幕開，夫人在屏風後站著洗手。水盆放在架上，  
影子打在屏風上，音樂墊底，很小聲，夫人喃喃字語……】

夫人：（唱）拚全力 洗不盡 血跡猶存 恨不能 引江水 洗盡紅痕。  
（由屏風後做身段出。因流產而顯得體力不支，此時夫人全身素白造型陰森。）  
（接唱）莫不是 信虛無 全由心起。  
顧不得雙手疼痛淚難忍，怎耐是斑斑滴滴 斑斑滴滴 似假還真！  
（嗅手搖頭，一瞬間將雙手投入水盆，開始用力洗手。音樂由激烈到緩慢）  
（白）實指望，花開錦簇，永享富貴。不料…胎死腹內，美夢成空，這長夜漫漫，何時方得天明也？（哭介）

（唱）怕見那 冰輪上 冷露滴 夢夜沉靜，  
怕聽那 烏夜啼 風吹簷前馬蹄聲，  
怕聞那 更漏聲 聲催魂 緊滴滴 淒清，  
怕看那 秋窗下 樹影森森擺不停。  
屈死的 冤鬼魂 前來索命，  
一個個 怒氣沖 雙目圓睜，  
見刺客 蓬頭散髮 惡狠狠，  
那孟庭 咬牙切齒 恨不平。

（白）打鬼…！你們哇…（介）





(唱)最可怕 莫過那 薊侯姬申，只見他…他…

(清唱)淚漣漣 血淋淋 刀痕遍體 骨肉分離 手指著哀家 他…面目猙獰！

(面無表情，若遊魂般。夫人兩手發抖，不敢面對，再看手，搓手，找水洗手，靠近水盆，昏厥。)



敖、丫環：夫人…怎麼樣了？

夫 人：夫君哪！可憐你我的嬌兒，已然胎死腹內了…

敖叔征：事已至此，還提它作甚？你我日後，還有子嗣的。

夫 人：只怕為妻時日不多了。

敖叔征：休要胡言亂語，保重身子要緊。

夫 人：血！血！血…

敖叔征：夫人…夫人！

(大聲叫她，晃她雙肩，夫人突安靜下來。)

夫 人：看月黑風高，待為妻在酒內下藥，你也好行事。

敖叔征：夫人，妳在胡言些什麼？

夫 人：你去是不去？

敖叔征：夫人！



夫人：你去呀！

敖叔征：夫人！夫人！

夫人：你去是不去？

（夫人抓起敖叔的手，拉他前去，突然看見他的手有血，馬上要幫他洗，敖叔一怒推開她！內侍上。）

內侍：啟稟大王，眾位大臣有緊急軍情前來稟報！

敖叔征：叫他們宮外候著！

內侍：遵旨！

敖叔征：丫環，攬服夫人，後宮歇息！

丫環：是！

敖叔征：小心伺候！

（內心懊悔，坐下，敲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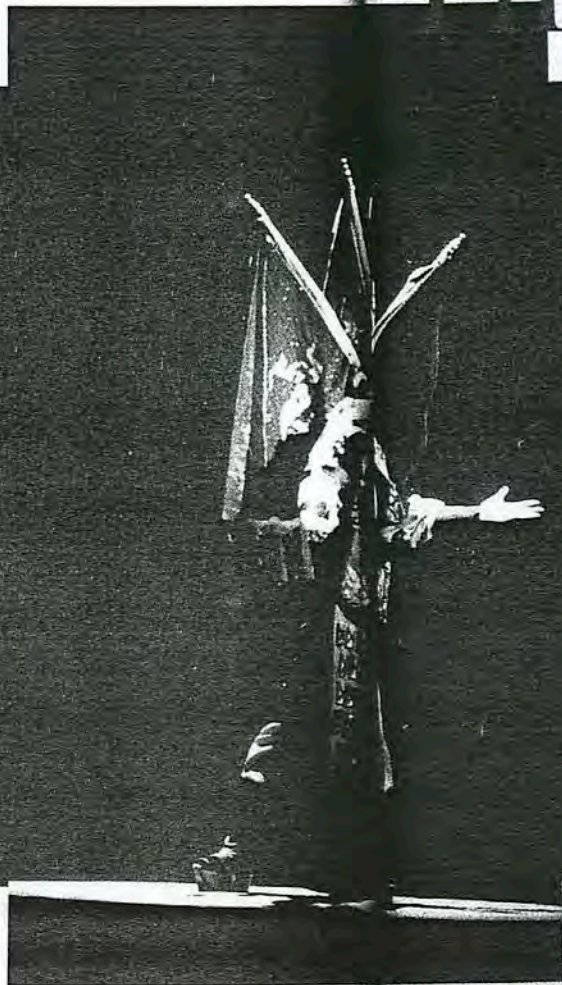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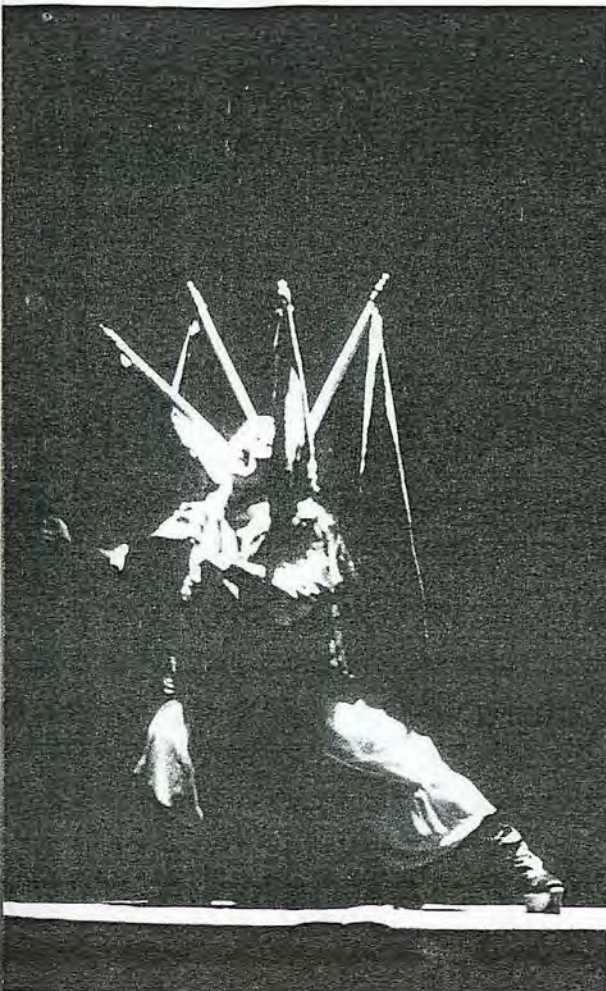
想我敖叔征，本是個忠義大將，如今卻犯下這弑君背義的罪過，難道這都是上天的安排不成嗎？天哪！天！看來我敖叔征，果然中了你的詭計……，嘿……！我卻不信，我敖叔征會栽在你的腳下，逃不出你的圈套！哼！

（用手捶桌，背轉身，內侍上。）

內侍：啟稟大王！列位大臣已然等候多時了。



# The Kingdom of Desire



敖叔征：說我傳見

內 侍：大王傳見哪！

眾 臣：參見大王，大事不好了！

敖叔征：何事驚慌？

甲 臣：臣啟大王，那燕國興兵十萬，前來討戰，已然包圍了西城！

敖叔征：西城被圍那東城呢？

乙 臣：臣啟大王，那孟登率領數千人馬，攻破了東城，那東城守將與他父有八拜之交，故而他…

敖叔征：怎樣？

乙 臣：他…也背叛了大王，開城投降了！

敖叔征：該死的叛賊！孤要將他碎屍萬段！

丙 臣：臣啟大王，閔子羽的大軍，已然逼近王城，情勢危急！

丁 臣：臣啟大王！如今燕國兵強勢大，眼看就要殺向王城，大王早作定奪！

敖叔征：好了！好了！難道說你們全都嚇破了膽，無有主意了嗎！全是些怕死之輩，無用的東西！來人啊！來人啊！與孤王備馬！與孤王備馬！

（眾臣不知所以然，馬夫備馬，敖上馬，眾大臣雙翻下。

敖沿路趟馬，女鬼魅笑聲出現。）

森林鬼魅，妳在何處？與俺走了出來！

山 鬼：大王萬福！大王千歲！





敖叔征：我來問妳，那孟庭之子孟登，日後可能登上薊主之位？

山 鬼：大王但放寬心，如今你已登上王位，乃萬萬人以上，還有什麼不稱心如意的呢？

敖叔征：住口！孤再問妳，孤的江山可能長久？這命運如何？

山 鬼：想大王身經百戰，乃天上神將，地下君王，今生今世，永不戰敗的無敵將軍！除非…

敖叔征：除非怎樣？

山 鬼：除非是森林移動靠向王城！

敖叔征：想這森林古木參天，它是焉能移動？荒唐啊！

如此看來我是穩坐江山，何懼他們前來！

敖叔征：殺他個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山 鬼：對！說的好！殺他個屍橫遍野血流成河，管叫那燕軍片甲不留！

敖叔征：是啊！管叫那燕軍屍骨堆山達天際，血染江河不止息，

我要殺得他人仰馬翻，鬼哭神號，殺得他天昏地暗日落星沉，你們全都來吧！燕國大軍！閔子羽！小孟登！蒼天註定你等，俱是我刀下之鬼，除非…嘿嘿…哈哈…

（快板，C調，西皮）

（唱）除非是森林自轉移，足生雙翅臨城池，那有個泰山盤石崩驚際，荒唐言語教人疑，如此看來，我本是天差神遣真君帝，永不戰敗與天齊，穩坐江山在今日，何懼那…萬馬千軍世無敵！

（敖唱完大笑）

開城！

（面對二道幕，幕打開，軍士大亂，敖下馬，撥開，問一將。）

何事驚慌？

甲 兵：燕…

敖叔征：燕軍怎樣？

甲 兵：燕…

敖叔征：讓燕軍吃了你的狗膽！

（推開，又抓了一個問。）

何事驚慌？

乙 兵：啟稟大王！數十萬燕軍已然逼近森林，少時就要殺向王城來了！

敖叔征：怕死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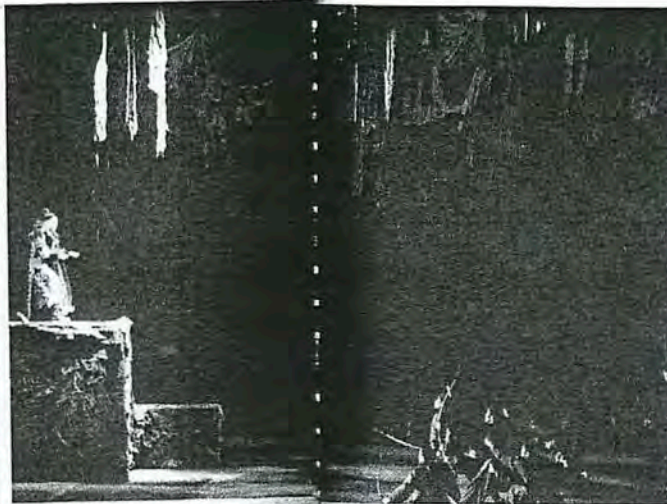
（蹣兵乙，到舞台中間，高聲大喊！）

三軍的！三軍的！三軍的！三軍的！休要驚慌浮躁，孤王有話要講！三軍的！想那燕軍雖然逼近王城，但這王城居高臨下，敵軍行蹤瞭如指掌，他若攻城，孤有弓箭手埋伏城樓，萬箭齊發，管叫他等人仰馬翻，四竄奔逃，

況且王城之外，又有遼闊的森林，乃是天然迷宮，只要敵軍進入，必然迷失路徑，那時爾等隨同孤王奮勇殺出，那怕燕軍不滅！

（低聲苦笑看看眾將）





眾將士分開兩排站好想當年孤不過是東城一個小小的守將先鋒，戰敗叛賊之後，立下大功，得勝還朝，途中路過森林，偶遇山中神靈，是她言道，孤日後先拜相國後登王位，喏！喏！喏！事到如今，果然靈驗，句句不假，適才孤又問過神靈，預卜此戰，是她言道，孤乃天上神將，地下君王，今生今世永不戰敗，除非…除非是森林移動逼近王城，眾位將士你想，那森林古木參天如此遼闊，它是焉能移動啊？！它是焉能移動啊？嘿嘿！（眾也嘿嘿）哈哈！（眾也哈哈）啊！哈哈…（眾大笑）如此三軍的！

眾將兵：有！

敖叔征：明日一戰必須人人奮勇！

眾將兵：人人奮勇！

敖叔征：個個當先！

眾將兵：個個當先！

敖叔征：拼著一死，殺他個天昏地暗片甲不留！

眾將兵：啊！

（唱）遮雲蔽野 旌旗展

驚天動地 鼓角嚴

整頓戈矛 與弓箭

耀武揚威 在陣前

同心協力 軍威顯

要保我主 錦江山

敖叔征：（唱）號令三軍齊備戰，立功封賞，莫遲延！

（敖得意自笑，忽然烏鴉滿天齊鳴！眾小生議論！）



眾將兵：烏鴉長鳴，莫非有什麼不祥之兆？

敖叔征：休要胡言，此乃山中神靈，派遣群鳥，前來恭賀予我。

報子：報！啟稟大王，大事不好了！

敖叔征：何事驚慌？

報子：夫人她…

敖叔征：快些講來！

報子：她…舊病復發懸樑自盡了！

敖叔征：喔！她…懸樑自盡了麼？

報子：正是！

敖叔征：死了也好…，到了這般時候，何勞你來報喪，傷了我的軍心！

報子：大王…

（敖拔劍殺了他）

報子：報！啟稟大王！大…大事不好了

敖叔征：何事驚慌？

報子：森林…

敖叔征：森林怎樣？

報子：森林…移動了！

敖叔征：那森林古木參天，它是焉能移動？一派胡言，待我看來！

（眾亂，敖邊走邊推開旁邊兵將，此時，風聲起，眾吵雜曰：

森林移動了！森林移動了！敖急忙奔上城樓，看介。）

森林它…真的移…動了

眾將兵：森林移動了！

敖叔征：不可能！

眾將兵：森林移動了！

敖叔征：不可能！

眾將兵：森林移動了！

敖叔征：不可能！

眾將兵：森林移動了！森林移動了！森林移動了！

敖叔征：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森林它…怎會移動啊







(回頭看眾，眾亂滿台)

你們…還不各守崗位，你們還…楞著作甚？！

(全體安靜無聲)

哼！難道，你們要將我的人頭，獻予那燕軍不成嗎？！

(咻！地一箭穿過)

叛賊！與我拿下！

(第二箭從另一方向射上去，接著一支又一支的箭射上



去，最後，在亂箭齊發中，敖叔亂箭穿身，最後一箭射中要害，由城樓摔下來，掙扎站起往前走，眾退後，敖倒地。)

【森林快速進台，把舞台淹沒，很慢地搖動。

主題音樂起，大幕落下，女巫大笑。】

【劇終】